

一部“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”的治国鉴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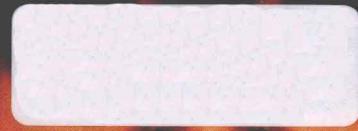
# 資治通鑑

司马光◎原著

白描

下

事关前代得失 甚有裨于治道



郑林◎主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一部“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”的治国鉴书

# 資治通鑑

司马光◎原著

鑒全

白描

下

事关前代得失 甚有裨于治道

常州大学图书馆  
藏书章



郑林◎主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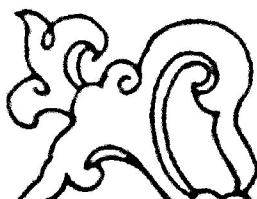
# 吕 布

多疑无谋，丧白门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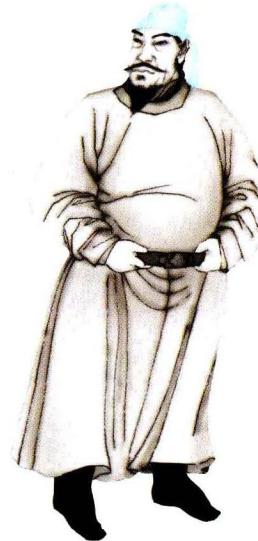
辕门射戟，以罪当诛

背主从贼，啸聚江湖

骑射并驰，声震并州







## 唐太宗

南征北战，成就枭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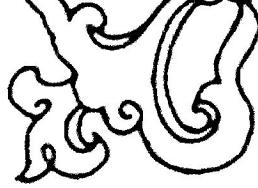
任用贤能，从谏如流。

和藩西藏，可汗留名。

贞观之治，千古一帝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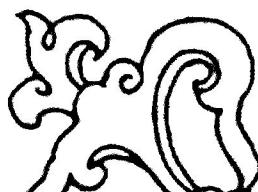
# 刘裕

起于陋巷，贞贤拯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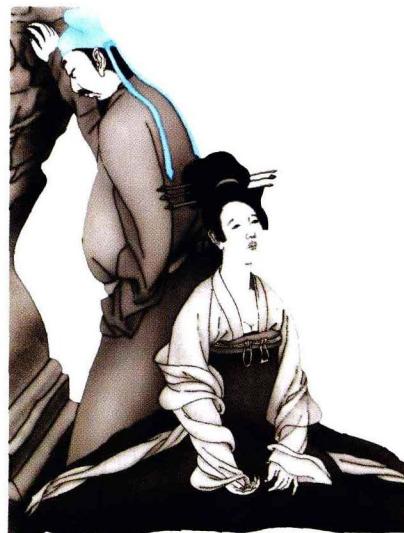
荷戈负粮，军食复振

与民和市，且为中兴

众望所归，寒人掌权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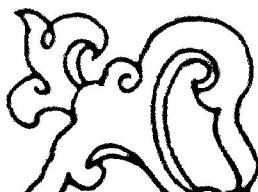
## 明皇与贵妃

革新吏治，善用贤能。

文治武功，创盛开元。

夺媳宠环，重色思倾。

安史乱起，马嵬香陨。



## ● 北魏分裂

北魏政局十分混乱。北方由宰相高欢占据，西面原来是贺拔岳掌握，但贺拔岳被杀，由他的部下宇文泰接管了贺拔岳的部队，并且趁机控制了秦陇地区（今陕西及甘肃东部）。皇帝元修早就对宰相高欢不满，他想要讨伐高欢所在的晋阳（今山西太原市），就大张旗鼓地征集兵马，但对高欢却假称宇文泰、贺拔胜叛变，此举是为讨伐他们。可高欢早知道元修的阴谋，就提前做好了战斗准备。高欢带领部队南下，并告诉他的部属们此次作战，是因为他真心拥戴皇上，却横遭斛斯椿的谗言陷害。一片忠心，却被他们视为叛逆。现在向南方进军，只是要杀掉斛斯椿而已。此时宇文泰也在各州、郡传布声讨文书，列举高欢的罪恶，布置军队。高欢一路南下，渡过了黄河，就要到达都城洛阳，元修没有办法，向西逃奔宇文泰，当时只有独孤信跟随元修逃亡。宇文泰迎接元修，元修进入长安，把雍州州政府改作皇宫，重新建立官署，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、雍州刺史兼尚书令，国家军政大事的安排都取决于他。而高欢进入洛阳，又拥护元修的侄子元善见登基称帝。北魏从此有两个中央政府，而且各以正统自居。时人为了便于区别，就把宇文泰控制的地区称为西魏，把高欢控制的地区称为东魏。

## ● 没牙的老虎

西魏孝武帝元修是一个寡德淫逸的皇帝，他在宫中失礼乱伦，不准自己的三个堂妹出嫁，让她们轮番为自己侍寝，还封三



青釉刻花壶



人为公主。平原公主元明月就是其中一个，她与南阳王元宝炬是同母兄妹，跟随孝武帝元修来到关中后，丞相宇文泰忌讳他和皇帝的丑闻，就叫元氏的各位亲王抓住并杀掉了元明月。孝武帝元修对此感到不高兴，有时弯弓射箭，有时用铁椎锤击桌子，由此又和宇文泰产生了隔阂。不久，这位奢侈淫乱的孝武帝元修喝酒中毒身亡。

宇文泰就和大臣们一同商议应该拥立谁为新皇帝，大多数人都推举广平王元赞。兼任侍中的濮阳王元顺则在另外一个房间流着眼泪对宇文泰说：“高欢逼走了已故的皇上，拥立一位年幼的皇帝以便大权独揽，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。广平王还年幼，所以不如拥立一位年长的君王。”于是，宇文泰就拥立兼任太宰的南阳王元宝炬(时年二十八岁)为皇帝。



青釉刻花莲瓣纹六系盘口壶

### 西魏定制

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考虑到战事得不到平息，官吏百姓已经疲劳，就命令有关部门斟酌参照古往今来既利于目前情况，又适合于治理天下的制度。宇文泰任用苏绰为行台郎中，一年多之后，宇文泰自己对苏绰的才能还不大了解，但是行台官署中的人都已交口称赞苏绰能力强，遇上有疑难的事情都去请他帮助决策。一次，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一件事，周惠达不能回答宇文泰的问题，就请求允许他出去跟别人一起商议此事。周惠达出门后，把情况告诉了苏绰，苏绰为周惠达作了分析解答，周惠达进去后按照苏绰的意见作出回答。宇文泰认为周惠达回答得非常好，问道：“谁和你一道作出了这番议论？”周惠达说出了苏绰的名字，并且称赞苏绰具有辅佐君王成就大业的才能，宇文泰便提拔苏绰为著作郎。又一次，宇文泰与公卿一起去昆明池观赏捕鱼，走到汉代传下来的仓池时，回过头来询问身旁的人，他们中没有一个知道仓池的典故。宇文泰就把苏绰叫来，向他提问，苏绰把一件件事都讲得绘声绘色。宇文泰很高兴，就一直问问题考验他，可苏绰仍是对答如流。宇文泰与苏绰一道骑着马慢慢地并行，谈论得非常投机，到了昆明池，竟然没有撒网就返回了。在丞相府，宇文泰将苏绰一直留到晚上，就一些军政大事征求苏绰的意见，苏绰讲述，宇文泰躺着倾听。当苏绰指出治理国家有哪些关键之处的时候，宇文泰从睡榻上起来，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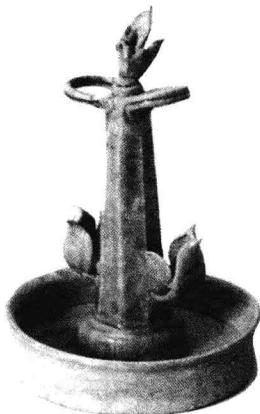
理好衣服端正地坐着。苏绰的话从晚上又持续到第二天清晨，宇文泰还听得不满足。第二天早上，宇文泰对周惠达说：“苏绰真是个奇特的人，我这就让他管理重要的政务。”他随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，让他参与掌管处理机密大事，从此苏绰越来越受到宇文泰的宠信。苏绰开始制定处理文书的程序，如用红笔批出，用黑笔签收，还有关于计账、户籍的一些办法，这些程序、办法后来的人大多遵照沿用了。

### 南北聘问

南方的梁朝和北方的东魏已经沟通和好，互相交往，派出使节。而使节都希望让对方夸己方的人贤能，所以奉命出使或接待客人的，必定是精选出的当时最杰出的人，才能门第不高的参与不了这些事情。每当梁朝的使者来到邺城（今河北临漳县）的时候，城内为之轰动，那些高门贵族家庭的子弟都要打扮得珠光宝气，聚集在一起围观，赠送给对方的都是优厚的礼品，宾馆的门口简直变成了集市。举行宴会的日子，高澄（宰相高欢的长子）经常叫身旁的人看他们，每当有惊人妙语压倒了来使，高澄就为他们鼓掌。东魏的使者到梁朝的建康（今南京市）时也是这样。东魏就派遣李谐为正使，卢元明、李业兴为副使，出使梁朝。李谐等人抵达建康，梁武帝萧衍接见了他们，并和他们作了交谈，他们都对答如流。李谐等人出门了，梁武帝目送着他们远去后，对身旁的人说道：“我今天可遇上了劲敌，你们这些人曾经说北方没有一个像样的人物，那么现在这几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

### 宰相的道理

东魏很多官员都贪赃枉法，于是行台郎中杜弼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丞相高欢，请他好好管一管。高欢说道：“杜弼你过来，我对你说吧！天下的官员贪污公家的财物，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一种习俗。眼下都督、将军们的家属大多数在西魏的关西地区，宇文泰经常对他们进行招抚和引诱，从他们的内心来说，以后是离开还是留在这里都还确定不了；江东地区还有老头儿萧衍，他专门倡导推行儒家礼乐，以致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们产生



青釉莲花座

向往之情，认为他那里才是正统之所在。假如我操之过急地整顿法制，不采取宽容态度的话，那么都督、将军们都得归附宇文泰，士大夫们全去投奔萧衍，人才都失去了，还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呀？你最好暂且等待一段时间，我不会忘掉你的提议的。”

又一次高欢将要出兵抵抗西魏，杜弼请求先清除内部的奸贼。高欢问他谁是内部的奸贼，杜弼回答说：“就是那些掠夺老百姓的功勋权贵们。”高欢听了没有吭声，转身吩咐士兵们拉开弓，搭上箭，举起刀，握住矛，排成面对面的两行，又叫杜弼从他们中间通过，杜弼吓得浑身发抖，冷汗直流。高欢这才慢慢地告诉他：“箭虽然安在弓上但还没有发射，刀虽然举起但还没攻击，矛虽然握在手里但还没有刺出，你就已经吓得失魂落魄，胆战心惊。而那些立下战功的人身体要和刀锋和箭头打交道，真是百死一生，他们中间有的人确实贪婪卑鄙，使用他们所取的是大处，怎么可以像要求普通人那样要求他们呢？”杜弼连忙向高欢叩头谢罪。



青釉双耳盘口壶

### ◎ 两种宰相

从晋、刘宋以来，凡是担任宰相的，都以文章、义理而自负，惟独梁朝宰相何敬容勤勉于各种文书，考察核对各种簿册，日夜不停，但却受到当时士人的嗤笑鄙视。当时，梁朝掌握国家大权的，在三公、卿、监、尚书这些外朝官员中要算何敬容，而在门下省里则要首推朱异。二人同样身为宰辅，可性情却迥然不同。何敬容本性忠厚而缺少文才，以维护国家的法纪作为自己的责任；朱异则文思敏捷，见多识广，善于用各种手段，博得世间的赞誉。朱异还善于迎合皇帝的意思，阿谀奉承，在掌权的三十年里，广收贿赂，欺上瞒下，远近百姓没有不痛恨他的。他的园林住宅的气派、古玩珍宝的华贵、饮食的精致，还有音乐与妻妾的美丽动人，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。每到他从省中还家休息的日子，各类车马多得把家门都堵塞住了。

### ◎ 东魏兴农

北魏从孝昌年间，国内发生动乱以后，农民无法种田、商人无法做生意，北方沿边六镇的百姓相继向内地迁移，到齐、晋之

地(今山东省及山西省)寻求生路。高欢也正利用这些难民,成就了霸业。但是北魏也因此分裂成东魏、西魏。之后,两国连年发生战争,互相争夺郡县,互相指责诟骂。在黄河以南的各个州郡,全都变为一片荒芜,公家和个人都贫困不堪,许多老百姓都饿死了。高欢命令各州的河岸以及有渡口和桥梁的地方,都设置粮仓,储存粮食,然后通过水道转运,准备应付饥荒。同时又在幽州、瀛州、沧州、青州(今河北、北京、山东一带)四个州的海边煮盐。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,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开支,大致能够周转开了。到现时,东部地区的庄稼连年好收成,一斛谷子的价格降到了九个钱,东魏的百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困顿之后,能够稍稍地休养生息了。

477

### ③ 梁武帝为人

梁武帝萧衍为人很守孝道,待人慈悲,彬彬有礼,生活又节俭。他博学多才,善写文章,对阴阳、卜筮、骑射、声律、书法、围棋无所不精。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,冬天,四更(凌晨三时至四时)一过,就起来工作。由于天气严寒,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了口子。自从天监年间(502—520年)信仰释迦牟尼以来,长期斋戒吃素食,不再吃鱼肉。每天只吃一顿饭,也只不过是些菜羹、粗米饭罢了。有时遇到事务繁多,太阳移过头顶了,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。他身穿布衣,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。一顶帽子戴三年,被子盖两年才换一床。后宫里贵妃以下,不穿拖地的衣裙。他生性不喝酒,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,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,就不奏乐。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,却一直衣冠楚楚,坐在宫中便座上,在酷暑的日子里,也没有袒胸露怀。对待宫中太监小臣,像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。但是他过于宽厚,手下的牧守大多渔猎百姓,朝廷的使臣多数干扰郡县。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,甄别遴选做得很差。他还兴建了许多佛塔和寺庙,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。

公元 529 年,梁武帝舍身同泰寺,群臣用钱亿万把皇帝赎回。

### ④ 知音逝去

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、司农卿苏绰,秉性忠厚俭朴。他常常把消除人民的死丧祸乱当做是自己的责任,每天处理许多国家



越窑双复系盘口壶

大事，为西魏制定了很多好的制度。丞相宇文泰对他推心置腹，非常信任，没有人能离间他们的关系。有时宇文泰外出，常常预先把一些签上名的空白纸交给苏绰。如果有必须要安排的事，可以根据情况加以处理，等宇文泰回来之后，苏绰告知宇文泰就行了。苏绰常常说：“治国之道，应该像慈父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百姓，要像严师训导学生一样训导百姓。”他经常与王公大臣们商议国家政务，从白天谈到夜晚，无论国事是大是小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最后积劳成疾而死。宇文泰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。他对王公大臣们说：“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。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办理他的后事，只怕众多吏民不理解我的用意。如果对他厚加追赠，又违背了我们以往的相知之心。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尚书令史麻瑤，超越他的官级进言说：“节俭办理他的后事，就是表扬他的美德。”宇文泰采纳了麻瑤的意见。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，送回老家武功（今陕西武功县）安葬，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护送灵车走出同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城外。宇文泰在灵车后面把酒洒向大地，悲恸地说：“尚书一生做的事，你的妻儿、兄弟不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意，也只有我了解你的志向，我正要与你一同平定天下，你却这么快就离我而去，这如何是好！”于是便放声痛哭起来，悲痛得不能自控，连酒杯都从手中滑落到地上。

### 侯景叛乱

东魏司徒、河南大将军、大行台侯景，天生有缺陷，他的右脚比左脚略短，所以，骑马射箭对他来说并不擅长，但是他老谋深算。宰相高欢派他带领十万兵马，全权管理黄河以南地区，对他的依靠、任用，就好像他是自己的半个身体一样。侯景同高欢之间，开始是亲密的同乡之情，最终才变成了长官和部属的关系，侯景依靠高欢的倚重，步步高升，位居上将，权倾朝廷。而侯景却一贯轻视高欢的长子高澄，他曾表示：高欢活着，他不敢存有异心；但如果高欢去世了，他绝不可能辅佐高澄。到了高欢已病人膏肓的时候，高澄便假借高欢的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召侯景前来。以前，侯景曾与高欢有过约定，侯景怕人从书信中搞鬼，所以凡是高欢写给侯景的书信都加一个小黑点。现在，侯景拿到了高欢的书信后，信上却没有黑点，知道事情发生变化，便推

托没有去。后来他又听说高欢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，就招募军士，把他们改编成自己的私人军队，来巩固势力。高欢也知道自己死后，没有人可以驾驭侯景，就告诉他儿子高澄，他死后不可对外公布他的死讯。侯景想到自己与高澄有隔阂，心里感到惴惴不安。高欢死后虽然封锁了消息，但侯景还是有所察觉，就起兵反叛了。

### 狡兔三窟

东魏宰相高欢死后，侯景叛乱。侯景一向管理黄河以南地区，而且阴险狡诈，手握重兵。侯景本来向西魏投靠，西魏授予他官爵。但是他又向梁朝上表，在上表中讲道：“我与高澄（高欢之子）之间有隔阂，请允许我率领函谷关（今河南省新安县境）以东，瑕丘（今山东省兗州县东北）以西的豫州、广州、郢州、荊州、襄州、兗州、南兗州、济州、东豫州、洛州、阳州、北荊州、北扬州等十三个州（今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一带）来归附，而青州、徐州等几个州，我只要随便写封信过去就能来归降。况且黄河以南，都是我管辖的范围，行动起来易如反掌。倘若青州、徐州一旦平定，就可以随后慢慢攻取燕、赵之地（今河北省）了。”梁朝有人认为：近年来，梁与魏友好往来，边境地区一直平安无事，现在若要收留这个叛逆之臣，不太合适。梁武帝萧衍却认为机会难得，如果收降侯景的话，塞北就可以到手了，统一也就指日可待了。于是他收留了侯景。就这样，侯景臣属于两个帝国，以图利用这两方面的势力兴风作浪。

### 高澄囚主

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容貌、仪表俊美，臂力过人，能把石狮子夹在胳膊下面飞身跳过宫墙，射箭百发百中；他还喜好文学，行止从容沉稳，性情高雅。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有北魏孝文帝的风范。但元善见是高欢拥立起来的，他就像是一只没有了牙齿的老虎，一切只能依靠高家。高欢在世时，自恨背上了驱逐君主、分裂国家的丑名，所以侍奉元善见时执礼甚恭，事无大小都一定汇报给元善见，听旨而行，自己从不专权。每次侍宴，他都俯下身子向皇帝祝寿；元善见举办法会，乘坐銮驾去进香时，他手持香炉，徒步跟在后面，屏住气息，弯腰鞠躬，看皇上的眼色行



范粹墓扁壶